靜虛齋惜陰錄

靜虛齋惜陰錄卷之七

論古一

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趙氏註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史記曰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爲帝中

壬即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嫡長孫也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子由古史因之蔡氏書傳又引吳氏之言謂太甲即位於仲壬之柩前君憂於仲壬之殯側吳草廬尚書纂言亦謂湯四世太丁之子太甲立邵子皇極經世則直書湯崩元子太甲踐位仁山金氏通鑑前編與近時金燫諸史會編皆云嫡孫太甲踐位蓋主程邵之論而會編又云邵子以曆數推之而知外丙仲壬之無位愚謂書序明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訓若外丙嗣湯而立伊尹何故獨無一言直

待四世而後方作訓乎㬰玩孟子本文專言伊尹不有天下而於外丙仲壬未嘗言其立與否也司馬遷採入史記而後人遂以爲據蔡氏以書序淺陋簡畧非孔子所作遂一槩非之而所引吳氏之言謂太甲即位仲壬柩前之說亦不過以巳見臆度之耳程子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未嘗明言或孫或子邵子則以爲元子前編祖邵子而又曰嫡孫皆無一定之論邵子之學固能通天地造化之妙若謂以曆數而知上古之有位無位亦無是理大抵千載以前之事無簡冊可見者存疑可

也故史記正義曰尚書孔子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不言有外丙仲壬而太史公採世本有外丙仲壬二書不同當是信則傳信疑則傳疑朱子雖疑書序不類西漢文字然集註亦曰二說未知孰是今乃欲以巳見懸度千載以前之是非不亦鑿乎

齊人伐燕據孟子在齊宣王時史記在湣王時其說不同史記齊宣王立在周顯王二十六年戊寅卒於顯王四十五年丁酉在位十九年齊破燕在齊湣王十年子由古史邵子皇極經世俱同司馬溫

公資治通鑑移齊宣王立在周顯王三十六年戊子卒在周赧王元年丁未與史記差十年及考呂東萊大事記於顯王二十六年載齊威王薨子宣王辟疆立註云以世家修於赧王元年載齊宣王薨子湣王地立註云以通鑑修盖通鑑欲符合孟子故於齊宣之立與卒俱移下十年以合史記在位十九年之說大事記止增宣王十年於宣王之立既不改史記舊文而伐燕事又與孟子相合及考黃氏日抄則又云史記齊伐燕有二事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因燕喪而伐之取十城即梁惠王

篇所載與宣王問答者此一事也燕王噲讓國子之齊因其亂而伐之下七十城此又湣王時事即公孫丑章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存未有謚之可稱趙岐註亦止稱燕王噲遜國在齊宣卒後九年湣王伐燕在齊宣卒後十年又謂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者止皆稱王而不稱謚依此說則孟子與史記俱通但孟子七篇未必皆孟子所作恐亦門人所記假如滕文公爲世子孟子見梁襄王豈文公襄王俱先孟子卒而稱謚耶千載以前之

事豈可臆料司馬遷生於漢世尚不足信而可妄爲之説乎

魯之郊禘自漢以來咸謂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賜以天子之禮樂朱子論語註亦同羅泌路史因呂氏春秋有魯惠公使宰讓請郊社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於是有墨翟之學遂以魯用天子禮樂寔自惠公始非成王賜也又以明堂位乃戰國僭君妄士分謗所爲近日湛元明二禮經傳測楊用修丹鉛錄張燧恭禮記章句咸是之而直謂魯爲僭愚竊以爲未然祭統

曰昔者周公旦有大勲勞于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内祭則大嘗禘是也禮記固多漢儒附會然必有所據況詩有魯頌亦可證也意者成王欲報周公之功使得行郊社之禮禘嘗之祭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故得用天子禮樂後世子孫因而僭用於繼世之廟耳不然魯惠公豈敢無上事而請郊社之禮乎又按春秋始於魯隱公元年寔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惠公爲隱公之父桓王乃平王之子桓王之時安得

有惠公乎呂氏春秋之言亦未可全信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蓋明堂乃周公所建攝行天子之事以朝諸侯而記者遂以爲踐耳當是時雖有成王在上而政教號令一出於周公故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中庸亦曰周公承文武之德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追王太王王季皆止言周公而不及成王可見周公攝行天子之事而記者遂以爲踐耳又如伊尹放太甲於桐本孟子之言而羅泌亦謂伊尹無廢

立之事此皆好奇之過也

又按春秋左傳隱四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故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初獻六羽杜預註云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循僭而用之夫左傳所載及杜預所註皆可信者何必舍此而別爲異說乎

史記趙襄子殺智伯豫讓遁於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巳者死女爲悅巳者容智伯知我我必報讐而死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挾匕首欲刺襄子襄

于如厠心動執問之讓也左右欲誅之襄子曰義人也吾謹避之耳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讐天下之賢人也釋之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襄子必得近幸乃爲所欲顧不易耶何乃殘身苦行以求報不亦難乎讓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頃之襄子當出讓伏於所過橋下襄子至馬驚索之讓也乃數之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不爲報讐反臣

事之今智伯亦已死矣子何報之深也讓曰范中行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君之義前君已寬赦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襄子大義之持衣與讓讓援劒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劒自殺劉向說苑則曰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

主將出僞爲死人處於梁下馬驚不進視梁下得
讓重其義不殺又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
襄子動心曰必豫讓也執而問之曰子事中行君
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反事之吾殺智伯子乃
漆身吞炭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讓曰中行君
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
士爲之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
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與
史記所載不同方正學論豫讓責其不能規諫智
伯又不能察韓魏之情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

人之肥瘠袖手旁觀坐待成敗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予謂斯言責之過矣讓捐生以報知已雖未合於中道然其忠義之氣發於誠心實意真所謂無所為而為者豈易得哉君子取其一節可也說苑謂讓先事中行君淮南子曰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為趙襄子所戮豫讓欲報襄子漆身為癩吞炭變音擿齒易貌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或去欲身徇之豈其趍舍厚薄之勢易哉恩澤使之然也則

豫讓不會事范可知矣

漢高祖被項羽圍於滎陽賴將軍紀信乘王車詐降

高祖乃得與數十騎出西門而遁論者謂信以死

脫君於虎口功莫大矣厥後論功行賞止及三傑

諸將雍齒且侯而信無一爵之贈似乎少恩偶檢

陰氏韻府群玉註云紀信弟成生通封襄平侯及

查史記功臣表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從擊破

秦入漢定三秦功封平定侯戰好畤死事子通襲

侯非爲信之功而封也史記呂后本紀后崩太尉

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廼令持節矯

納太尉北軍張宴註曰紀信子也索隱曰晉灼云信被焚死不見有後意者當初因信無子遂不得封漢初禮制踈畧高祖不事詩書故立後贈䘏之典俱缺云

叔孫通說漢高祖徵魯諸生與其弟子共起朝儀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楊子雲曰魯有大臣史失其名謂兩生也愚謂兩生薄叔孫之爲人而不肯就徵固見其高矣謂禮樂積德百

年而後可興無乃太迂乎夫治天下不可一日無禮周衰禮廢至於春秋戰國專務爭戰不復知有禮久矣漢承秦後以馬上得天下猛夫悍將殿上妄呼拔劍擊柱不有禮以制之可乎叔孫通薛人也初爲秦博士秦二世惡聞盜以諛言脫禍歸薛薛已降楚遂事楚漢王入彭城始降漢漢王憎其儒服迺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從儒生弟子百餘人通所言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罵之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鬭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之及天下已定方進制禮

樂之說迹其所爲蓋亦縱橫之士非純儒也然當是時舍通無能言禮者豈可盡非之乎楊子旣高两生而自巳失身於莽抑又何也

貫高謀逆事覺併逮趙王張敖及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與王同詣長安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高祖令中大夫泄公持節往問具道王不知狀乃赦趙王賢貫高爲人使泄公赦高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

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上不殺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仰絕亢遂死荀悅論曰貫高首爲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主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愚謂高雖不知大義然其爲主之心至死不貳高祖赦之又絕亢而死亦可謂之烈士矣

漢高祖豁達大度眞一代之英主也如貫高之謀反可怒之甚者也因其能忍死以明趙王之不反遂嘉其爲人而使泄公赦之初詔趙群臣賓客敢有

從趙王皆族郎中田叔孟舒皆自髡鉗爲奴以從及張敖既免高祖知之召見與語漢廷諸臣無能出其右者乃盡拜爲郡守諸侯相蓋高祖之心惟知爲天下得賢初不以己之喜怒滯於胷中也又如蒯徹教韓信背漢始欲烹之及聞其人各爲主之言即釋之彭越既誅梟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欒布使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欲烹之布曰願一言而死及聞其功臣人人自危之言遂釋之又拜都尉此皆後世人君所不能及者也

漢高祖之得天下韓信之功居多竟遭殺身夷族之慘讀史者咸謂高祖之負信甚矣司馬溫公謂信亦有以取之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而不至當是時高祖已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以市井之心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予謂不特是也高祖之誅無道秦雖曰得天下爲正然其心不過利天下欲貴爲天子耳非湯武吊伐之師也既以

利天下爲心豈暇顧道義哉信之才能高祖素所畏者封之於楚亦勢之不得已耳而信乃不能韜晦免患以致人告變是時陳平亦不能保信之心矣故獻僞遊雲夢之計以擒之及赦爲淮陰侯又自言將兵多多益善高祖之心於是乎益忌之矣至於陰構陳豨欲爲内應又可見其不智也是時漢之天下已定謀臣尚多無故而起誰其與之徒足以召亂而已雖然高祖宜録其後可也况帝不在而后專殺漢之法亦酷矣

呂后欲王諸呂問王陵陵曰不可問陳平周勃平勃

曰無所不可王陵退而讓平勃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程子曰漢祖之與群臣以力相勝而臣之非心悅誠服而願爲之臣也當此之時無一人肯死節者其後成功亦幸而已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致堂胡氏曰自巳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如此言何哉向使太后有議將相大臣皆以爲不可太后安得獨行其意乎愚謂先儒此論皆未知陳平之心也陳平智人也初高祖病甚樊噲方率兵討盧綰有短噲者帝用平謀召

周勃受詔床下以代噲命平即軍中斬噲首平以噲功多又呂顉夫也因婦使帝自誅之及聞帝崩疾馳至宮中哭甚哀呂后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固請宿衛讒不得行及爲相呂顉以詸執噲故數讒之曰陳平爲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之故益甚呂后聞之喜面質呂顉於平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顉之讒也其巧於避禍如此既而患諸呂不能制燕居深念用陸賈計與周勃深相結得以成功使當時一如王陵之對則呂顉之讒得行必遭太后之戮矣安能

濟其事乎故史謂太后欲以諸呂爲王平僞許之
蓋智謀之士不可以道義責之也然則周勃何以
亦曰可勃木訥人也平曰可勃亦曰可無他謀也
先儒論周勃咸謂其入北軍不當問左右袒迎文帝
至灞橋不當請閒以愚觀之亦不當以是責勃也
勃素不知學問微時以織曲薄爲生常吹簫給喪
事漢高祖起沛以中涓從征伐屢立戰功況其天
資淳朴爲右丞相文帝問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
入幾何不能對汗出洽背及問陳平理陰陽順四
時等語文帝稱善自愧能不如平又聞人言位高

寵過恐禍及已即解相印讓平獨任亦異乎貪戀不知止者矣惜乎重厚有餘而智巧不足免相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畏恐常被甲持兵以見有類乎愚下廷尉獄恐不知置辭以千金與獄吏書牘背示之始知以公主爲證得薄太后言之而免故史謂其每召書生說事東嚮坐責之其椎少文如此夫惟其椎少文故能任事有斷斷兮無他技之風故高祖云安劉氏者必勃也君子當取其功而略其末節可也

袁盎事漢文帝如諫馳下峻坂卻慎夫人坐俱得忠

諫之體然其立心往往過刻初文帝以周勃有安劉之功每朝禮之甚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帝曰社稷臣盎曰功臣非社稷臣也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殊有驕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帝益莊勃益畏夫盎是言固以正君臣之分然下獄之釁未必不自此言起之也淮南王長反召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奏長罪當棄市制赦其

罪廢勿王徙處蜀郡載以輜車以次傳送盎諫曰
上素驕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致此今暴折之恐
卒逢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帝曰吾特苦之耳
後淮南王果憤恚不食而死帝哭甚悲盎乃曰獨
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帝即令丞相御史逮
考諸縣傳送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夫淮南王椎
殺審食其不加罪又逐天子置吏請自置相悖慢
不恭反形已具赦死徙蜀輜車傳送出於帝意盎
乃請斬丞相御史是又起人君殺大臣之心也不
亦過乎至景帝時七國反以誅鼂錯為名耳錯為

人陗直深刻以廉謹得舉吏改遷令行事過當然其削地之謀本爲漢也盎乃以私怨用計殺之父母妻子無少長皆棄市雖曰景帝殺之其實盎之私心也又史記盎本傳謂盎言周勃於文帝之前已而勃望盎曰吾與而兄善乃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徵繫清室宗室諸公莫敢爲言惟盎明其無罪得釋絳侯乃大與盎交絳侯世家則曰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言於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文帝於

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其爵邑所紀不同或者袁盎自悔其言之過而不得爲之辨釋也

漢文帝遺詔短喪先儒皆非之愚嘗觀文帝詔曰天地萬物之萌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萬物之自然嘉生而惡死厚塟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貞曠逹之言又曰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餘年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懼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

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言詞深自謙抑發於真誠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蓋以父母之恩雖天子之貴亦不可殺至于臣民似乎有間詳玩文帝原詔本為吏民而行蓋天子崩而使天下皆不得嫁娶祠祭不惟人情不堪而其勢亦難行至於嗣君之喪其親當自盡其心而景帝不能漢廷諸臣亦失於講究後世人君樂其簡便遂相因襲而為以日易月之制是乃後世之失而非漢文之失也愚又有說焉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有賢相則可然而人不皆傳

說周公也使天子三年不言則權柄下移而禍亂作矣雖在諒闇之中而軍國重事恐不可不理也

漢高祖雖去秦苛法然其待臣下猶襲秦之舊蕭何以長安地陿上林苑中多空地請民得入佃毋收稾爲禽獸食高祖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下廷尉械繫之賴王衛尉言始免夫蕭何開國肱股之臣官居相位縱有過亦當優容况請地本以爲民也遽下之獄豈敬大臣之禮乎厥後子孫相因文帝下周勃於獄景帝下周亞夫於獄至於武帝時趙綰李蔡莊青翟趙周皆下獄自

殺竇嬰以救灌夫棄市公孫賀拜相涕泣而辭知相位之不可居也既而其子敬聲擅用北軍錢事覺下獄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請捕獲贖敬聲罪及獲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於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祝詛上有惡言遂下賀獄父子俱死又族其家旣而劉屈氂爲相又以李廣利謀立昌邑王爲太子腰斬于市屈氂之罪乃其自取若竇嬰止因救灌夫罪不應死公孫賀被誣而族不亦已甚乎

霍光史稱其小心謹慎出入禁闥二十餘年未嘗有

過以愚觀之其輔昭之功固不可泯及其專政日久威權太盛行事過當者多如桑弘羊子遷與燕蓋謀匿侯史吳家已捕獲伏法矣吳會赦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欲以赦令除吳罪亦無大過光因怒丞相田千秋擅召二千石徐仁丞相壻也遂下二人於吏徐仁自殺王平腰斬遷怒作威豈不大甚千秋雖爲丞相謹厚自守而已政權一決於光也其所以能成廢立之功者權重而得專行其志耳宣帝在民間已娶許廣漢女生元帝且二歲矣既爲天子則許氏即后也公卿乃

議更立意在光女帝微微聽故劾大臣知指始立許后光又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昌成君豈非光之威使人畏而欲附之耶許后既立光夫人霍顯欲貴其少女成君適許后當娠召女醫淳于衍侍疾顯遂用計使衍毒死許后白光立其女爲后被人告發收繫詔獄顯恐事覺以實告光光始大驚及奏上遂署衍勿論其敢於蒙蔽如此且宣帝生長民間頗諳世務非幼君比光虛稱還政而諸事先白光而後奏御嬖幸監奴馮子都或令其代決政事謹厚者固如是耶以致其妻

霍顯諸子禹山雲習見光之專光死而尤欲擅權
如故又繕治宮室苑囿遊戲耿視天子使蒼頭奴
上朝謁莫敢譴者霍顯又與馮子都私通與諸女
出入長信宮殿中無期度及聞元帝立爲太子怒
不食曰此民間時所生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爲王
耶復教后毒太子數召賜食保阿輙先嘗之訖不
得行凡此皆光擅權專政不能教于家之所致也
厥後魏相白去奏事副封群情得以上達而霍氏
之惡始彰宣帝漸加疎斥遂不勝其忿謀令太后
爲博平君置酒召

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廢帝而立禹此大逆不道王法之所必誅者赤族之禍乃其自取豈宣帝之少恩哉至成帝時又爲光置守塚百家吏卒奉祠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戶則漢亦未嘗負光也

金日磾與霍光俱以謹厚稱然其行事大有不同初日磾子爲武帝弄兒常在帝側或自後擁帝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帝謂日磾曰何怒我兒爲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之帝聞之大怒日

磾頓首言其故帝甚哀爲之泣而心敬日磾日磾素著忠孝在帝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帝欲納其女後宮亦不肯及帝疾篤屬霍光輔少帝光讓日磾日磾對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遂爲光副武帝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歲餘病困光卧授印綬而卒日磾之子賞霍光壻也霍氏有事萌芽遂上書去妻獨得不坐以此觀之則日磾之謹愼不過於光乎况諸壻皆與逆誅而日磾之子獨不與則其家教亦可知矣若其自謂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

一語尤爲有見

論者咸謂漢宣帝時趙蓋韓楊之死皆非其罪予謂蓋寬饒尤爲無辜止因其上書有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之語執金吾希旨遂指以爲求禪大逆不道豈不可哀哉然寬饒亦自有以取之也如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

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不
說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
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慎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
起趍出劾奏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正
則正矣然其制行太高言辭太峻人豈能堪之乎
况平日好言事刺譏干犯上意帝以儒者優容之
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之節嘗予書有云明主知
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命以司察之位宜夙夜惟
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猶未足以稱職報恩迺欲
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非所以揚令名全壽

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寬饒不聽而又直指君上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以激宣帝之怒况已不能聽人之言而欲人君聽已之言豈不謬哉

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按之延壽亦案檢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百餘萬望之奏職在總領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帝不直延壽令窮

冤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按延壽得其試士日車服侍衛奢僭逾制數事坐不道棄市百姓莫不流涕按趙廣漢與韓延壽皆許丞相之過然廣漢之訐咎在廣漢延壽之事則望之開其端也顏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已爲馮翊而有能名出其上故忌害陷以危法容或有之雖然使延壽制節謹度不衣黃紈方領駕駟馬車植羽葆望之雖欲害之亦無由而害之也夷考二子治行則廣漢專務明察而延壽專尚德化似爲過之若夫廣漢自以察察爲明而行事過刻疑邑子榮畜教令蘇賢父

上書遂以他法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廣漢使親信人爲丞相門卒令微伺丞相門內不法事丞相婢有過自絞死廣漢遂以是脅丞相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即上書告丞相罪下京兆尹治廣漢乃自將吏卒突入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蕭望之爲司直劾奏廣漢摧辱大臣又賊殺不辜竟坐要斬且廣漢初事霍光及光薨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至博陸侯霍禹第直入搜索私屠酤椎

破壚壘斬其門關而去光女時爲皇后對帝涕泣
帝心善之廣漢遂得召問操心如此則又不及延
壽多矣

静虚齋惜陰録卷之八

吳興顧應祥

論古二

漢元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呼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義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閼氏匈奴傳則曰元帝以後宫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司馬温公通鑑因之而後人俱以昭君爲王嬙之字予嘗檢許氏説文及各韻書皆云嬙婦官

名阿房宮賦曰妃嬪媵嬙則嬙爲宮中女官媵妾之類無疑而昭君其名也漢時女子多以君爲名霍光少女名成君立爲宣帝后宣帝在民間娶許廣漢女名平君漢元帝后王氏王莽之姑也初名政君廣陵厲王所幸有郭昭君趙左君皆名也世傳元帝後宮人多不得常見命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女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不與及匈奴入朝昭君以圖當行入辭光彩射人竦動左右帝悔之而名籍已定不可易乃窮按其事畫工毛延壽樊青等同日棄市此出於西京雜記容或有之但

又謂昭君嫁胡怨恨毒死塟之胡中胡地草白而
昭君塜上之草獨青遂爲千古美談唐李商隱詩
云青塜路邊南鴈盡考匈奴傳呼韓邪單于得昭
君爾圖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爲右日逐
王始呼韓邪單于變呼衍王二女長女顓渠閼氏
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囊智牙斯少女號大閼氏
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呼韓邪單于死欲立且莫
車其母顓渠閼氏以且莫車年少乃立大閼氏子
雕陶莫臯爲復株絫若鞮單于既立復妻王昭君
生二女長女爲須卜居次少女爲當于居次須卜

當于俱匈奴貴族居次猶漢言公主也後王莽欲媚元后諷單于令須卜居次入侍以此觀之昭君初爲呼韓邪之妻復爲其子雕陶莫皐妻胡俗不顧倫理豈有怨恨而死青塚之說胡可信哉石崇明君詞不過惜其遠嫁因避晉文帝諱故改爲明君後世文人遂以爲明妃而播諸詩歌稱羨不已昭君何幸而得此虛譽哉

漢之權臣竊國者前有王莽後有曹操然莽之姦罪甚於操多矣曹操當漢末經董卓黃巾之亂群雄並起天下已非漢有操南征北伐殫力樹功而據

有中原之地傳及其子丕而受禪非若莽之飾詐文姦坐邀虚譽以竊天位也平帝之崩莽進毒而弑之也又作策命請於泰畤願以身代藏之金縢戒人勿言是時元帝世絶宣帝曾孫王者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雋言兄弟不得相爲後擇宣帝玄孫最幼者立之以爲孺子偃然以周公負成王自任時孺子年方二歲豈可君臨天下乎無非爲僭竊計也既而又詐爲符命欲攝皇帝太后亦覺其僞曰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其黨太保王舜乃曰事巳如此無可柰何莽非有他但欲稱攝

以重其權鎭服天下耳太后力不能制遂稱居攝羣臣又請爲假皇帝又以哀章揑作天書而遂即眞策命孺子爲安定公執其手流涕歔欷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廹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既而又使人監衛敕阿乳毋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畜是則始之流涕歔欷者皆僞也夫既以符命簒位矣即眞之後則又欲絕符命以泯其跡誅殺數百人及四方兵起憂懼不知所出率群臣至南郊陳具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

甚悲哀者除以爲郎漢兵入城避火宣室持虞帝七首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姦謀已無所施而猶爲大言以欺人又可見其愚也故予嘗謂莽無曹操之功而罪則過之無曹操之智而姦則過之也又莽毋功顯君死自以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爲毋緦缞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服凡一弔再會而令其孫爲主服喪三年夫舜受堯之天下未聞其不以瞽瞍爲父也莽是時尚未即位而遽以天子自居敢爲僭妄如是茍有人心者肯爲之乎

丞相翟方進之子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王莽不克而死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携老母入京師身爲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秉天威雖有賁育奚益於敵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予謂班彪之論未足以表義之忠也莽以虛名陰竊國命吏民上書頌功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並無一人識其姦者安鄉侯劉崇起兵討莽而敗其族父劉嘉亦漢之宗室也反詣闕歸莽請豬崇宮室以示戒群臣以莽權輕致有謀逆請於太后稱假皇帝舉朝之人心如此而義獨

不顧身家奮然起義既聲言其酖殺平帝之罪又發明其攝位代漢之心號召天下郡國皆震衆至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日抱孺子禱於郊廟會群臣而稱曰昔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禄父以畔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莽之斗筲群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義敗而莽遂即真矣夫周公王室之懿親也成王周公之猶子也管蔡以禄父畔畔周也莽以外戚攝位以圖代漢義所立者漢之宗室起兵討莽正所以扶漢也豈可以周公誅管蔡之事擬之乎漢廷諸臣不知

大義而貢諛從逆如義者事雖不成以遭夷戮之
慘然其忠於漢室無愧於君臣之義矣豈可以不
量力少之乎

漢光武微時適南陽新野聞陰氏美心悅之至長安
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
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六月遂納陰氏即麗華
也更始二年平王郎始納真定王楊甥郭氏是爲
郭后光武爲司隸校尉西之洛陽令陰后歸新野
及鄧奉起兵陰后兄識爲之將隨家屬徙淯陽止
於奉舍光武即位迎至洛陽以爲貴人帝以陰后

雅性寛仁欲崇爲后陰后以郭后先已有子固辭遂立郭貴人爲后及郭后以寵衰怨望廢遂復立陰氏爲后詔曰皇后懷執怨懟數違教令不能撫循他子訓長異室宮闈之内若見鷹鸇既無關雎之德而有呂霍之風豈可托以幼孤恭承明祀今遣大司徒涉宗正吉持節其上皇后璽綬陰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宜奉宗廟爲天下毋史稱陰后在位恭儉少嗜玩不喜笑謔性仁孝多矜慈然則光武之立陰后重其德匪直以色也況陰后本納於郭后之前而郭后亦非

糟糠之妻郭后雖廢而恩寵禮待每事必均后之
弟况賞渥豐盛號爲金穴東海王彊遜太子位而
明帝友于之情益篤比之薄德廢后者不同方遜
志題嚴子陵釣臺詩曰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
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
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見幾獨向桐江釣煙水
蓋不考其實而譏之太過耳

漢光武建武三年立四親廟於洛陽祀父毋南頓君
以上至春陵節侯至十九年五官中郎將張純與
太僕朱浮言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

親廟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戴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帝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遂追尊宣帝爲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哀平帝於長安徙春陵節侯以下四親廟於章陵胡寅曰王莽纂時漢祚已絕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與哀朝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大不可者一聞純等建議斷然從之章陵四祠蔑有異等寡恩之誚不聞於當年失禮之議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宣哀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爲人後者爲父母降而不得祭豈可違而不守哉予竊以

爲不然光武崛起民間興復漢室原不曾爲元帝之子豈可自比於爲人後而絶其天性之親乎況四親廟立於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身爲天子而不得躬祀其考妣是知有天下而不知有父母也豈得爲孝乎設使當時南頓君尚存將何以處之乎夫禮也者發乎情而合乎天理者也光武初立四親廟發乎天理人情之本然者也而迂儒誤之豈禮也哉只宜祖高祖而帝四親方爲得體

嚴子陵一代之高士也故人已爲天子少有所負者孰不欲乘時際遇以赴功名之會而陵也變姓名

避於寂寞之濱及物色而得之三聘而後至又不入見車駕親幸其館尚高卧不起既而引入論道故舊相對累日因共偃卧以足加帝腹曾不知天子之爲貴拜諫議大夫不屈而去眞所謂塵視軒冕等富貴如浮雲者矣豈非一代之高士也哉然光武以萬乘之尊而能屈已下賢篤於故舊如此亦三代以下之賢君也范文正公作祠堂記謂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誠確論也朱子曰釣臺有范文正公記文詞甚

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尹氏乃謂光武不以手書
招致而以詔書從事又謂光武不以故人待之從
容訪問與治致化之方而欲亟以臣禮宜乎子陵
之不應也厥後論者不一咸主是說謂光武不能
尊禮子陵而又抑揚太過以予觀之安車三聘之
禮亦已隆矣使子陵責光武不以手書則必不來
來則不責可知矣且自古未有不臣而可與共理
天下者成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雖曰師之
未嘗不臣也不臣而與之共理天下之事則在廷
諸臣何以相臨若徒以賓友待之如三老五更而

不任以事則何益之有況光武與子陵論道故舊相對累日中間豈無一言詢及治道而槩謂光武不能尊用子陵無乃責備之過歟何子元又謂子陵答光武問何如昔時以爲差增於往其心素不足帝而職諫議大夫必不能一毫阿諛不若不受以全其節子陵是心容或有之然光武既與之同學豈不知子陵者哉不求之於草昧戰爭之時而物色於混一天下之後槩可見矣非若唐肅宗之於李泌也近又有爲子陵辯者謂子陵非果哉忘世者與太公釣渭如出一轍光武既不能尊用於

收天下之前得以奮其鷹揚之勇及即位之後又不能尊用於收天下之後此大不然夫子陵之於光武友也非太公比也光武崛起於草莽之中非若武王以八百諸侯伐紂也方其起兵之初成敗利鈍尚未可知爲之友者果有濟世之具何不出而輔之以興復漢室功成而退豈不偉哉却乃陰有望之之意而坐索高價吾恐子陵之心不如是也古之君子或出或處或仕或隱意向各有所見又何必強而同之必曰才足以濟世而後爲賢乎或又以子陵擬伯夷者亦非也伯夷非不仕也其

逖也尊父命而讓國也其餓也諫伐商而耻食周粟也子陵何事而不食漢粟乎特其清風高節足以廉貪立懦振起東漢節義之風有類乎伯夷者然亦光武有以成就之耳不然老死於巖穴之中安能風動天下如此哉又按子陵入朝舍於北軍司徒侯霸遣侯子道奉書願日暮相屈子陵曰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口授書荅之則侯霸未嘗相見也李西涯古樂府云侯君房瞋我目不知何自而云

漢和帝后鄧氏鄧禹之孫女也好學術性節儉裁損

冗費檢勑宗族博選群儒校讐傳記前後臨朝一十七年善政居多可謂賢后矣惜其所見不逮安帝已長久不歸政以致群小側目嗣君積憤貽禍宗人取譏後世然旣崩之後安帝信任宦者江京李閏閻后兄弟乳毋王聖專權亂政國事日非則后臨朝之功亦不可泯尹氏綱目發明以地震雨雹旱蝗日食一槩以爲后之所召不亦過乎建光之後災異尤甚復誰歸乎杜根之諫后不能容撲之至死此實后之過矣及考杜根迯竄宜城山中爲酒保一十五年計其上書之時后亦稱制未久

安帝方在幼冲使無太后臨之於上又不知其政事何如也致堂胡氏又謂不立清河王慶慶乃先朝所廢殤帝崩年慶亦斃矣畢竟歸於其子天寔爲之又非人力所能爲也

漢和帝因屢失皇子後生者隱蔽養於民間帝崩始收入鄧后以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百餘日鄧后利其幼養爲己子遂立之是爲殤帝尊鄧后爲太后臨朝稱制封勝爲平原王殤帝崩群臣欲立勝后以先不曾立乃立清河王慶之子祐是爲安帝司空周章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隲兄

弟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爲遠國王而立平原王䇿覺自殺夫章位居司空旣知勝非痼疾當議立之時何不死諫及安帝已即位方謀廢立其爲謀亦已踈矣況平原王勝殤帝延平元年受封安帝永初七年已卒亦在幼冲立亦不能久史傳亦稱其有痼疾必有據也

漢光武即位急於求賢徵周黨嚴光諸隱士待以殊禮明帝又尊師重傅故其後世皆能屈己下士如順帝之於樊英設壇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可謂隆重矣而英初

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爲失望又扶風濃眞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虛心欲致之前後四徵不屈其友郭正稱之曰濃眞名可得而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矣竊謂士君子懷才抱德不事王侯隱於丘壑之間固見其高矣苟人君虛心以求之致敬以聘之亦宜一出以應其求度不可行辭去可也而乃一意高抗沽名釣譽卑小官而覬大位況又非濟世之眞才乎昔太公治齊誅華士昆弟二人曰是昆弟立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

得而友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之也且聖王之所以使人非爵賞則刑罰也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爲君乎是以誅之也漢之人君畏名義而不加誅可謂賢矣雖然漢之取士以行而人君又能屈巳下賢故多名士今之取士以文而士之修於家者無非爲利祿之計視漢之士遠不及矣昔人謂周之士貴秦之士賤愚亦曰漢之士也貴今之士也賤

東漢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阻險死者繼路和帝時臨武長汝南唐羌上書諫

其畧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爲德下不以貢膳爲功故天子食太牢爲尊不以果實爲珍伏見交趾七郡獻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地土惡虫猛獸不絶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從之乃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勑大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羞上章即棄官還家不應徵召著書三十餘篇此一事見漢和之納諫唐羗之直言高尚而漢代之詔言奏疏俱簡古朴實非若後世之繁文也

漢時犯罪者無一定之律動輒夷其族或有輕罪而全家致死者故大臣被收印綬或策免即自殺恐禍及其家故也如太原郝潔胡武嘗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名高士而不詣梁冀冀追怒之敕中都官移檄禽捕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潔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其三子基茲燮皆歸鄉里及固遭難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燮賴門生王成豫謀藏匿得免皆由漢無一定之法而冀得以恣其惡也

東漢人才以氣節相高然亦未合於中史稱陳蕃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列於朝廷忠則忠矣然竇武既以援立功封聞喜侯矣子機又封渭陽侯兄子紹封鄠侯靖爲西鄉侯盧植上書勸其辭賞不能從陳蕃雖力辭封爵然其謀事亦欠詳審當是時靈帝初立沖年暗弱宦官擅權久矣竇太后臨朝委政於蕃苟能反覆開諭擇其蠹政之尤者明正其罪尸諸市朝餘者不使專政則彼未必不心服太后亦易於信從卻乃不分有罪無罪一槩誅戮以致太后尤豫不決致生他變不

惟自取滅族抑且益張其勢況武一門四侯使宦官得以藉口皆不知道故也

漢桓帝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譏訕遂各樹朋黨漸成尤隙史謂黨人之議起自此始固矣然亦當時諸賢門第太高疾惡過甚激而成之周福既為帝師曾無一言救時之獘蓋亦空言無補之流也

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迎母就養為鮮卑所獲載以擊郡苞悲號進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為母

作禍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母曰人各
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遂力戰破賊母爲賊所
害歸瘞訖謂鄉人曰食禄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
全義非孝也何面目立天下遂歐血而死程子曰
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其所以
生母之方柰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
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夫楚漢曹劉敵國也降之可也鮮卑賊也太守守
城之吏也以守城之吏而降於賊可乎苞蓋不幸
而遭其變耳歐血而死亦可哀已

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耻之陳寔獨弔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宋儒黄勉齋以爲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爲歟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眞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愚竊以爲不然夫士君子阿附權勢以取媚於世則不可若同郡

之人父死一吊以免禍全身亦何害乎況張讓以
宦之故多所全宥亦非諸人畏禍藉太丘屈辱以
求免也勉齋責之過矣
漢末黨錮諸賢人皆稱其氣節然愚竊有議焉如張
儉初爲東都督郵籍沒中常侍侯覽家產以故宦
官怨之尤甚及其亡命脫逃望門投止累及無辜
殺身破家吾恐真有氣節者顧如是乎夏馥聞張
儉亡命嘆曰孽自己作空汚良善一人逃死禍及
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鬚髮變形入林慮山中爲
冶家傭可謂善避難者若范滂之慷慨就獄則又

優於徐遠矣

荀彧之死范曄以爲殺身成仁司馬温公通鑑曰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爲强化亂爲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不在管仲之後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後儒極論其非愚謂温公以彧仁居管仲之先稱之過矣然彧勸操西迎天子恢復漢之疆土不可謂無功於漢室也操以天下之權皆出於已陰蓄篡竊之志董昭等建議謂操宜進爵國公九

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彧彧曰明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此亦正言也操由是不恱彧遂飲藥而死三國志謂彧以憂薨魏氏春秋曰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是則彧之死寔操殺之也當是時人知有操而不知有漢阿諛奉承以希寵渥而彧獨能持正以激操之怒亦可謂賢也已使彧不死他日弒伏后殺二皇子彧豈肯從之乎

司馬温公資治通鑑以魏繼漢邵康節皇極經世亦以魏代漢命晉代魏命當是時三國鼎立蜀漢偏

安一隅魏受漢禪據有中原以傳于晉宋齊梁陳而隋取之以傳于唐亦是本等次序朱子綱目帝昭烈而抑魏所以扶植綱常誅亂臣賊子之心也但司馬公謂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辯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愚謂不然使昭烈能恢復漢之天下正係中興之主豈可不與光武並稱惜乎偏安于蜀不能接漢之統緒耳若夫劉宋自稱楚元王後族屬不明南唐

李昪冒認唐宗通鑑謂其五世祖名皆有司所撰

又豈可與昭烈比乎

劉先主之取劉璋也蘇軾極論其非義或者又曰正所以爲義也予謂軾之論雖似乎責之過若謂正所以爲義則又許之過矣初劉焉見漢室將亂以益州有天子氣求爲益州牧陰有不臣之心造乘輿斷劒閣遣米賊殺漢使助馬騰襲長安固爲有罪但當是時天子暗弱政歸權臣故人皆有覬覦之心匪獨焉也及焉死璋未有過遣人請備極其恭敬助兵擊吳謂宜合力攻賊同扶漢祚彼之智

力不及人心自屬於備矣乃因小隙而遽圍成都襲而奪之可乎備之圍成都也蜀精兵尚有三萬穀帛可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飢膚草野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門出降群下莫不流涕璋亦仁厚之人也況備又乘時以納劉瑁之妻寧不爲盛德之累哉

晉史元帝本紀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

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及査魏書列傳則曰僭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琅邪恭王覲妃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生叡冒姓司馬仍爲覲子通鑑博論遂直以爲小吏牛金之子且牛金乃司馬懿部將魏太和四年懿追攻諸葛亮於祁山而琅邪恭王覲乃司馬懿之孫牛金與司馬懿同時年必相若豈能下通於懿之孫婦若以爲通小吏牛氏容或有之以爲小吏牛金則又非矣此皆曖昧不明之事而致堂胡氏管見及鶴林玉露諸書深信以爲實然也愚又有說焉司馬懿死於魏

齊王芳嘉平三年辛未後一十四年乙酉而其孫司馬炎始受魏禪乃於未受禪之前預爲牛繼馬之防而毒其將乎亦未敢全信也

按三國志引魏氏春秋載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湧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有玉匣關蓋於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鳳鳥白虎犧牛又有字曰述大金大討曹不聞有牛繼馬象牛繼馬蓋童謡也

近時陳聲伯兩山墨談云沈約謂夏侯氏與牛姓者通先儒尚議其誣妄今史通并鶴林玉露等書

直謂元帝爲牛金所生直癡人夢說也然通於牛氏本出晉史而晉史非沈約所著謂牛金所生者本出於元魏書而鶴林玉露止録呂秦牛晉而未嘗以爲金也蓋亦不考耳

三代以下凡戰勝而納敵人之妻者寔自漢高始漢高虜魏王豹納其妻薄氏生文帝是爲薄太后昭烈取劉璋納劉瑁妻吳氏曹操克冀州以袁熈妻甄氏爲子丕妻是爲魏文帝后僞漢劉曜虜晉惠帝后羊氏爲后梁武帝納東昏侯姬吳淑媛生子綜蓋自周衰以後列國相沿之弊不以爲異若晉

惠帝之羊后尤爲可醜劉曜既立羊氏爲后謂曰
我何如司馬家兒答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
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爲帝王一妻一子一身曾
不能庇妾於是時實不欲生謂世間男子皆然今
始知天下有丈夫耳夫羊后之論惠帝似矣獨不
思失身於夷狄豈不可哀哉漢帝辯董卓廢爲弘
農王及聞各處兵起置弘農王於閣上使李儒進
酖曰服此避惡王曰我無疾欲殺我耳儒強之王
不得已與妻唐姬飲讌歌舞泣別謂姬曰卿王者
妃勢不復爲吏民妻自愛遂飲酖而死姬歸鄉其

父欲嫁之不許李傕破長安鈔掠得姬欲妻之不
從而終不自名若唐姬者豈非守志不貳者歟
兩山墨談謂隋楊廣弒父本張衡用手大業六年廣
以事罪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其有計畫令我有
天下云云蓋父之而不覺真情敗露此言非也楊
廣旣弒父非病狂喪心豈肯自露乎所謂由其計
畫令我有天下者蓋謂奪宗之計皆出於衡耳衡
之行弒見於宣華夫人傳但云太子遣張衡入寢
殿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出就別室俄聞
上崩初無顯跡及衡被刑之時大言曰我爲人作

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則深可疑耳然衡之鯁直敢諫亦不可誣也其所以取罪者寵遇過甚未免於君臣之禮或有踈失又因嘆薛道衡枉死爲楊玄感所訐王世充又奏其頻減頻具以速煬帝之怒而衡妾又言其怨望意者實有弑逆之事而天誅之乎

三代以後漢得天下於秦未嘗殺子嬰也殺子嬰者乃項羽也魏曹丕受漢禪廢帝協爲山陽公至明帝青龍二年始卒魏主素服發哀謚爲漢獻帝晉司馬炎代魏廢魏主奐爲陳留王及卒謚爲魏元

皇帝俱未嘗加害也竊人之國而又弑其主者始於宋劉裕裕之代晉也廢晉主德文爲零陵王使琅邪郎中令張偉進毒酒酖之偉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自飲而卒王與妃共處不能弑乃使妃弟褚淡之往視妃出別室兵踰垣而入進藥不肯飲以被掩殺之裕復臨于朝堂三日謚爲恭帝齊蕭道成代宋廢宋主準爲汝陰王置兵守之有馳馬過汝陰之門者衛兵遂殺王以疾聞道成賞之遂殺宋宗室無少長皆死梁蕭衍之代齊也廢齊主寶融爲巴陵王居姑孰以沈約之言使鄭伯禽

醉以醇酒搯殺之尊爲齊和帝惟梁之亡也綱目於陳武帝永定二年書曰夏四月陳霸先弒江陰王諡曰梁敬帝溫公通鑑曰上使人害梁敬帝立梁武陵侯諮[illegible]子季卿爲江陰王及考梁史本紀曰帝遜位于陳奉帝爲江陰王薨於外邸追諡敬皇帝不載被弒之說丘瓊臺世史正綱旣於陳武帝永定二年書陳主霸先弒故梁主方智又於陳宣帝大建二年書陳頊弒故梁主方智豈有一人而兩次被弒之理瓊臺亦可謂疎略矣厥後隋文帝受周禪周主闡方七歲耳而亦弒之惟唐高祖

取天下於隋不殺隋主侑封爲酅國公而選用其宗室優於劉裕諸人遠矣故享國亦悠久也

宇文化及弑隋煬帝於江都立秦王浩者乃文帝第三子秦王俊之子也使當是時以秦王浩檄布告天下正楊廣弑逆之罪爲祖復讎元宄既誅田都長安與民更始則名正言順四方盜賊聞之亦自解散而化及慮不及此恐當時弑逆之事疑似未明又隋文以刻薄立國加之獨孤后之讒妬骨肉相殘四子皆不得其死而楊廣又暴虐無道天實厭之欲啓唐祚故耳

程篁墩論董公徐洪客謂董公遇漢高祖用其策以成漢業徐洪客遇李密不能用其言而不能成事愚以爲李密雖用徐洪客之言亦不能成事也何也時勢不同也漢高之時天下諸侯共立義帝爲盟主而項羽弑之曲在羽矣故漢高得以縞素告諸侯而伐之若李密起於羣盜隋政雖失而天下尚爲其有密雖欲數其罪而討之其誰信從况密亦嘗移檄數煬帝之罪矣而人不與也及考李密本傳徐洪客上書勸密因士氣趍江都挾帝以令天下亦無執取獨夫之說執取獨夫必有武王之

德八百諸侯從之而後可故愚以爲雖用洪客之言亦不能成事也

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爲犧牲斷死刑必爲涕泣人以爲慈仁之主以予觀之未見其仁也蓋其賦性慈祥而見理不明利心一起則失其本心欲利天下則竊人之國而又弑之聽降人之言三築淮堰以取壽陽死者數十萬人宗廟用牲則曰有累冥道不知數十萬人之命與犧牲孰重孰輕也昭明太子統其長子也素性孝謹因瘞丁貴嬪有道士言其地不利長房請埋臘鵞等物以厭

之事覺誅其道士使太子終身慙憤不能自明及卒銜其舊事遂不立其子而以次子綱爲太子正所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仁者固如是乎其所以崇奉佛教者惑於輪迴報應之說竭生民之膏血以建佛宇脩長千塔以藏舍利同泰寺災則曰此魔也又欲廣之原其心但知求冥福以利已而不知傷民之財也至於捨身於寺群臣以錢贖回尤爲可恥身爲天子富貴已極而勞師費財欲廣土地納叛臣以致亂外物尚不能捨而欲捨身乎是皆利心之所使也安得謂之仁乎

卷八終